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目錄 內編

孝順後

往行

吳玭　李茂　方鵬
鄭王厚烷　孫堪　王敬臣
周聘　游于廣　秦逕
胡德（胡用賓）　何敬　唐儼
楊信民　陸師道　何倫
崔鐙　翁萬達　丘緒
夏恩　陳完　姚弘
歸可正　高承順　王伯化
王在復　陸銓　蔣夢龍
梁策　諸大綬　馮恩（馮行可）
王問　萬士和　郭山
黃觀英　張大韶　王鐙
周弈　顧鼎臣　王嘉祥
張瞻　曾綸　包世熙

李學梅　朱嘉賓　張汝濟
陳于陛　王祖嫡　趙重華
王世名　楊　成運使、吳騏　韓世能
方　賜　呂　燗　倪應蘄
史記勳　侯一元　李文詠
西河恭定王　黃仕儁　田　濡
周復俊　李　源　劉　崧
劉廷梅　徐　駿　吳　鍪
蔣孔暘　李信圭　徐　顯
李　錦　林挺春　鄭　錡
何世錦　張　基　王子奇
李　富　包實夫　徐　恩
徐　瓚　高　明　柯　潛
揮使王某　羅　輿　何繼宗

黃良豐　白承宗　金子安

姚木　趙漢　邵統

孝乞兒　韓顯　徐禘

郭擦　長安孝子　洪遇

王表　趙彥忠　譚紀

段達　陳鈍　黃乾清

周貺義　吳禮　高厚

申孝　孫著　李茂

杜瓊　曹洑　薛宰

吳孝先　孔江 孔湮　姚周甫

蘇琥　嚴正　吳榮讓

曹昌　顧琇　孫庸

劉平生　嚴鈇　徐藻

黃暐　鄭之垣　夏暘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東萊　牟應綬　甫　訂

孝順後

往行

何燕泉性至孝父卒扶櫬舟還遇飄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櫬存亡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痿不能言公色養公得其欲嘗扶母避盜危急棄妻子以脫母比還則妻子猶存人以爲神庇

李孔脩字子長順德人有庶母父沒改適誣孔脩奪其產縣鞫之孔脩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得其情乃大加禮敬

邵文莊公寶家居辭友人稱泉翁書曰某幼也孤育且教于母太淑人太淑人子惟某某請告歸養養不能具物而以心承焉比歸而病重累親心幸愈矣然親心猶未能忘也每見吾色晌則悅言揚則悅不然則否由是自計無以悅太淑人者我思古人于老萊氏得我心焉推類而

效之蓋無不爲也然吾年踰五望六矣距古之稱老者行將及之夫病
且非親所悅而悅老乎泉翁之稱吾甚不願聞于吾親也古者親在恆
言不稱老老不可諱而若諱焉亦將以悅之而已矣君子之稱我固將
以尊我敬我也尊我敬我而不悅于吾親某也懼敢辭惟重爲親圖之
李公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略不少怠公飲酒不多然
遇酒邊聯句或對弈則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父猶候之賓之愧悔自
是赴席誓不見燭又曰父不欲傷公意遣孫兆先以一詩示之曰朔風
凜凜雪漫漫詩酒棋枰取次歡何事爾情猶未洽冰霜不問僕夫寒公
自是赴席必先歸
韓紹宗爲福建副使念宦遊不侍張太宜人每歲時伏臘輒嗚咽泣下
時遣人問起居致甘苦其得俸金盡以遺兄以奉太宜人雖福建萬里
之外猶爾也太宜人晚年失明公輒夜夜拜北斗籲天後數年有醫至
家門自云能已目疾遂以醫太宜人一針而愈公之兄方入取謝資而
醫已去蓋異人也

陳公茂烈嘗爲御史陳情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五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老愈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遠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悲切臣待罪于茲將二年矣顧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咸被天寵揣分奚堪罔宜捐軀圖報于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再酬母年不可多得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各天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旣思母卽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身尤可慮也伏望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于將來効犬馬之勞于未死臣心實懇切上憫其情許之

陳眞晟字剩夫泉州布衣家始微賤父爲打銀匠嘗攜公執業主人密爲防公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蒙盜賊之防乎勸父舍之問賣油者所

得曰日餘油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入請其師曰小人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贄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油代父之業備日養耳專一于學則累我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成名儒詳理學名臣錄

陸公粲字浚明長洲人以庶吉士出爲給事中言事忤時宰謫貴州驛丞遷永新令引疾求去假寐齋廬彷彿有人謂曰昌黎子豈鄙夷陽山者耶驚寤以告趙別駕廷松署其堂曰夢韓尹學士臺爲之記及童虎傳皆實錄也撫臺高都憲公韶巡院李侍御循義連章褒薦癸巳冬念太夫人春秋高上疏乞休即日就道士民攀號追送者數百里不絕既歸事母孝母失明公旦夕惟所以娛母志者不得日從伎音樂公遂若好伎音樂者母捐帨一日悉斥出之終其身不聽音樂姊寡而貧公事之如母也撫孤甥皆極厚恩禮

鄒昊嘉善人母年七十因父祀故哀慟喪明昊延醫治之不愈朝夕禱

祝祈以身代餓而母兩目中各重生一瞳復明如故人謂之孝感

鄧儼字時望南昌人文潔公之父也爲兒時哭其父能毀成癖疾乃與其兄弟竭力供俸母李氏當李病且殆公偕兄弟晝夜籲天且哭曰有子四人使母食貧而又憊也生何用子爲請各減算以益母壽公又進曰如欵言者請亟死以當母罰因倦伏而長公忽醒呼曰頃余聞空中語削黑籍回祿馬此爲何而李亦暴呼公速予我粥適夢有緋衣者以一丸藥藥我齒間至今習習芬也我饑思粥矣亟進之盡數數質明而起若亡苦者蓋又四年而李始以老終公號痛曰今者之願減算以益母猶昔也而不驗者何也于是塟而復偕其兄弟廬墓板柏之慟天地慘晦旦夕黑虎三匝繞而前伏若家畜然靈鵲來巢廬中虞祀殽而枯竹掛幡紙者復榮人以爲孝感云

謝麟高安人應例監生正德初華林賊刼其家麟負母以避賊追尋益近家人速之走麟曰母在安忍棄去既而刼其母麟奮力奪之母獲免麟竟死于賊

景司業暘生平仁孝篤至太孺人中年喪明以公能得其歡心年經八十雙目復明及承恩封里中相傳以爲異

魏太常校性孝友每夙興卽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語無恙乃卽安或疾則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母張老矣日依依侍食於側

張公芹嘗爲浙江副使性至孝善事繼母廖在杭屢乞終養不許及去官垂老矣聞廖怒卽長跪閾外不命之起不敢起廖卒哭奠三年不以病廢

黄參議宏既爲逆濠所殺其子紹文聞訃赴難比至難解求得棺委頓方甦以棺出僞命亟易去扶歸人多其識云

徐聰字文博偃城人嘗亭瀍上於是稱瀍亭先生正德間以貢爲醴泉訓導力行篤學苦節清修以廉孝聞春母病思櫻非時無從得先生泣禱而行彷徨叢薄間得櫻以歸母食之愈人大異之稱徐孝子夫冬林之筍冰溪之魚固非時者也精誠之至氣變以之故巢幕之雀避舍之蚊君子不謂之怪也斯亦足以知天命矣

楊旻字克彰淮安人母嘗病醫禱無所不至晝夜未嘗安寢飽食母沒
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遂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頮
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左
布政使蘭陵陰丘陵昔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時爲都憲鎮淮聞孝子
名廉得其實遂上聞旌其門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張汝弼曰
旻之事親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初無刲肝刲股之奇白烏紫芝
之瑞也噫此其所以爲孝也得曾閔之遺者耶不鼓虛以釣名惟踐其
實也若廬墓之事禮經所不載未可以爲訓
潘絲字朝言歙縣人□□□□歲貢官北勝知州故尚書旦叔子也尚
書公命入山讀書中道飯故人家日且暮止朝言宿朝言亟遣人請命
尚書公所然後許之即出比鄰不告不敢舉足母楊以翁媪獨無養念
之深朝言走豎子逆翁媪京師期而待之京口會舟人疫戒勿入舟朝
言卒同舟奉翁媪歸母大喜既又以老無子男力請翁內一姬生子惟
鑒翁媪既沒則惟鑒同諸子起居既冠則正席改事之曰吾舅也

唐龍字虞佐號漁石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郯城令歷官吏部尚書嘉靖丙午夏月公病弗能朝三上疏乞致仕上方倚公重以爲稱老忘君奪其官放歸七月十九日公輿出都門二十里卒於旅舍有司莫敢以聞後年餘權厝觀山祖塋之側其明年子汝楫舉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又二年具疏明公不敢爲欺狀詔復公原職賜祭奠贈少保謚文襄於是士大夫相與戴上之仁明而幸公之有子且以識天道之存焉

張文獻字道徵湖口邑庠生父早喪事繼母王氏甚謹家貧授徒養弟妹竭力婚嫁正德七年流賊突至其家獻以母疾不忍去賊感其孝遺之以金

顧司寇璘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于人

唐侃字廷直號默庵丹徒人正德癸酉舉人歷官南刑部郎中生平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以罪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籍草寢地夏不帷冬

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免獄乃止

景溱字濟之號莆津蒲州人正德癸酉舉於鄉其叔大參公致政歸乏嫡嗣懇公母王孺人求公爲繼公痛違所生泣謝不忍後勉從母兄命權奉叔養庚辰登會試辛巳賜二甲進士第以出繼無貤封父母例作書告叔翁請如約書父母籍誓毋忘叔父母養祀以全家庭孝友詞意誠怛聞者驚焉尋授南京陜西道監察御史便省母叔曲全恩禮日念遠違母叔常鬱鬱未期忽膺疾告還二年疾愈遇詔促諸在告者期甚迫人勸公行公曰吾母叔老而依我甚權違孝致忠非時也竟不赴叔父母先後卒公侍疾執喪一如子職督役人治塋葬率子孫歲時祭享期百世無替叔遺豐産尺寸無取歷官順天府尹

楊廷和字介夫號石齋新都人天順辛卯年十二舉於鄉成化戊戌進士爲庶吉士正德丁卯入內閣謚文忠父曰留耕封少保公卒於家訃聞旨下輔臣丁憂留用事例你該部查看來說公卽疏言該部自能據禮覆奏聖明必能以禮處臣但憑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

朝用是不候吏部查奏輙敢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愼終之禮得旨
卿春宮舊學輔導年深德望才猷朝野推重特遵先朝故事爲國留卿
任用宜勉抑內顧私情以副倚毗至意次日上特遣文書房少監秦用
宣諭玉音老先生輔導重臣國家大事多有倚賴先少保喪事已令該
部查例留用望老先生以禮節哀公再疏陳情得旨再覽奏具悉卿迫
切至情但內閣重任方賴老成共圖治理卿宜以體國爲念再勿固辭
公又疏言臣爲先臣長子理當主祭大事少缺不可復補且臣形神俱
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惑是國家兩負忠孝俱失矣奉旨卿屢乞守
制情苦詞切今暫准奔喪寫勅給驛塋畢卽來供職卿弟廷儀也着馳
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禮部郎中王孝忠治塋域公旣歸上每臨對左
右言何如楊先生有主張甫八餘月遣少監秦用齎奉璽書宣諭幷勅
四川鎭巡三司等官守促上道公疏辭謝云啓行兩月而詔旨卽下到
家三月而勅使又臨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紼以拜如綸之命戀闕之
情雖切陟岵之痛方深況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喪

親不能自盡不可以爲子禮義或少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

籍故事爲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已自内愧人其謂何上批

答曰朕以輔導元臣忠勤久著特令勅使守取速來卿宜體朕至意即

日就道以慰人望再不必辭公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父子之

恩終不可解三年之愛人子之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羸瘠之軀遽難

馳於道路哀毁之狀亦有靦於班行徒戾禮經無補風化上鑒其眞切

乃批答云卿孝純至固乞終制覽奏良用惻然今勉從所請差去内官

先同侍卿服闋還着鎭巡官催促馳驛前來供職以副委任公乃得終

喪于家閣臣之得終父母喪自公始也

呂少宗伯持祿入祀先祝稱某之子某何太史梓夫疑之凡父母賜書

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餘親友書受讀有儀聞期功緦喪必爲位而

哭其父渭陽公間責次子梓公跪勸之梓逃乃扑公仆地受之怒輙解

渭陽公病公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恆無聲如是一年鬚鬢盡白渭

陽公卒哀毁嘔血先母宋權厝城東至是啓壙失一指公號天痛哭乃

復得之遂合葬時大雨如注公徒跣踊泥中會葬者皆感泣稱孝既葬
廬于中門之外旦夕號慟

楊士雲字從龍號弘山雲南□□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戶科
給事中以工科給事中奉詔查盤湖廣糧儲事訖取道省親比入鄉國
千里之外輒弛導從不欲以使節凌鄉人惟單車疋馬逡巡而趨會丁
外艱哀毀骨立輿疾復命往返燕黔不受驛廩苦塊飦粥如在喪次萬
里長途寒暑載變守禮畏法有如一日服除之後親識勸駕先生曰太
孺人在堂何忍去離且萬無奉以俱往理遂決意不出

容師偃香山人父罹癱疾兄弟六人惟師偃侍朝夕不離側正德丁丑
寇掠其鄉人各奔竄師偃負父而逃賊追之急父麾使逋去師偃不肯
去泣曰父子更相為命去將安之俄而寇至俱被執縱火焚其父師偃
泣曰父病且老請以身代寇舍其父遂就焚死時年二十

雷公士楨字國柱為諸生時其父曰南河公故大司徒韓恭簡公邦奇
婿也南河布衣以高行重于鄉新市鎮有浮居舍適暴吏[illegible]某以戶部

郎詬佐同州行縣至鎮欲假浮屠息僧扃其戶及持之急則詭曰是韓尚書檄司其鑰某大怒不詳察即命隸卒擁南河公來推案大呼撲交下如雨時國柱及兄士輝俱爲諸生往哀訴不聽乃以身覆父背上願代受撲亦不聽愈怒南河公竟卒已詢知國柱明經有名也復造別辭媒孽之督學與某爲同年友將聽之郡邑人士大不平有仗義者直剖其所以然督學聞之乃已國柱鬱鬱痛恨每念及輒哭泣至嘔血數升誓雪寃因號雪庵後暴吏發背疽死乃更號慕庵暴吏膠州人國柱卒後二年其子舉人某家居有友邊生過握槊歸而暴卒邊氏與張素有郤因以鴆死訟之萊州推官李某治其獄榜笞舉人百餘加桁楊焉猶用大挺數十不已竟誣服後鄰郡推官覆案出之時孫公鑨巡撫山東閱其獄邊生老故有宿恙實非鴆也某雖脫死然其受榜笞則已過于南河公其無妄亦似之李推官關中人人或謂故爲國柱復仇者綜其實不然然亦足以雪南河公于地下矣

劉遇字繼卿萬安人督學李空同取爲縣學諸生已而以弱病棄去事

母李孺人以孝聞李疾而痞遇寒輒甚迥十餘歲已能左右扶掖其後有室猶晝夜侍榻前孺人卒哀毀動人倚廬水西殯側至終喪不歸所遺衣飾盡與幼妹及兄弟之女即犬豕畜之殯前死則瘞之不忍呵斥

楊繼盛授御史一載餘欲告歸侍養其友止之曰御史三載例有勅贈寧不少待公曰菽水之歡天性之愛古人不以一日易三公之養吾志決矣後母死廬墓六年哀毀骨立屢薦不起朝貴嫉之革不復用復起又直言馬市忤旨逮獄八年降陝西狄道縣典史歷陞兵部車駕司員外郎以上言輔臣嚴嵩罪死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謚忠愍勅祠旌忠繼盛臨刑詩曰浩氣冲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子應尾因號補亭後以廕官京師每過西市輒涕泣同車西市椒山受刑處也

常熟歸孝子鉞字汝威少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贍每竈突烟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輒詆譏數孝子不置父大

怒逐之于外乃母子飽食孝子屢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歸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于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母內自慚忸終感孝子忱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子孝子錢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也太僕震川歸公傳其行

趙得宏字有容號南溪鶴慶人□□丙子雲南鄉舉初選順慶府通判歷慶府左長史父嘗爲江西按察知事奉差入京病痢公日嘗糞初糞苦既而甜知病且不起慟不自禁及父卒假貸營殯偕傭人肩柩以歸跋涉萬里無一日輒傭人人見其書生任勞爲之感動既歸廬墓三年朔望日同家省母省畢既歸墓所墓鄰壙夷豺虎交跡寂無人到忽有

一白犬來守其廬郡守汪公標聞而異之躬至墓所慰勞餽贈有加焉

乙亥服闋丙子領鄉薦巡按御史唐公龍廉知其孝自慶得人因以其

孝行上聞榜其居曰孝子趙氏之門

嘉靖初都御史李璋以五臺縣納粟指揮張寅妖人李福達罪及原問

遂與御史馬祿遣戍璋謫雷州子諄舉進士爲都察院都事陳情代戍

朝廷韙之尚書王杲亦戍雷子世雍官按察使棄之來省戀戀未忍去

一夕杲與客弈夜五鼓遽卒遂扶櫬歸南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側

吳玭字汝瑩號南岑□□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參政爲廣東副使日

縣吏植柑分巡廨中間遺君君曰此官物吾不可以食盡易錢輸之庫

連寇平都御史張旲具金幣勞君固辭以免周太宜人病痢刲股肉和

藥血淋漓下不絕痛太宜人以食芋遘疾終其身不忍食芋宦遊四方

必奉像櫝懸之祭則展拜以泣玭病不能言數引手上指像忽自墜其

僕曰得非欲奉以行乎頷之而逝

李茂大名人徙家江都性篤孝父興壽臨卒謂茂曰吾病且死母老爾

善事之茂泣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禱母壽每夕籲天乞捐己年益母孟氏踰八十而沒正德九年縣中火災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茂撫棺號泣風返而滅時皆以爲異感有司以其事聞旌表

方鵬字其大嘉靖丙戌進士初爲庠生時家甚貧繼母馬氏遇之無道百計順承有女弟自馬出馬云嫁吾女必鬻其居及母死不忍食言果鬻居稱貸以爲粧奩助父槃嘗病篤吐血一升跪而吞之幾不自保尋父沒親刻木像飲食必祭曾他出夢父有怒色醒卽歸視有家僮簪其像號泣治之孝感如此適歲飢家無宿儲有司知其賢而周之穀二十斛隨遇告乏者卽分其半與之及得第痛父母之養不逮祿遂終身自薄其奉

鄭王厚烷嘉靖六年嗣位二十七年疏請上修德講學幷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諸箴復演連珠十章以簡禮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諷詞語切直上手詔曰汝覘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汝眞今之西

伯也罪其長史再適年而盟津長子祐櫓訐王跋扈詛呪煽惑諸不法事上大震怒幷責前四疏不臣奪爵幽鳳陽世子載堉亦篤學有至性痛王非罪見繫不敢安寢築一室王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穆宗皇帝卽位赦免還國歲加王祿四百石世子乃復入宮而居萬曆二十一年冬世子疏請宗王得令儒服就校毋論京外職第入式者視才品器使詔允行之二十三年秋復上言曆算歲差之法此宗室之罕覯者

孫堪字志健號伯泉孫忠烈公燧之長子也以廕錦衣衛千戶嘉靖丙戌武舉第一歷官都督僉事性至孝忠烈公旣襄事公卽結廬墓側蔬食水飲足跡不履城市有靈芝一莖九葩者數本産塚上人以孝感所致

王敬臣性至孝繼母郁安人性下急臧獲稍拂意卽洸潰至毀器擊牀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跽而進湯安人擲之地因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得久之天旦矣其父陽湖公致其仕歸先生每爲邀文太史王吏部陸尚寶過爲親娛不令知所繇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逢衣

大冠送于中堂戒侍者曰若任也乃公或飲適量須若節之迨歸雖夜分必擁篲迎于戶或風雨則迎諸途己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簀微傾曰此非得正而斃也特整之將死嘆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蒿里哉死逾時復蘇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痾別墅次年始歸子舍而配盧氏失郁安人驩先生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閉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三年陽湖疽發于背先生親自吮舐臥牀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休無苦也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歿哀如喪生母三年未嘗見齒人不知爲繼母也既而長子卒陽湖爲置二媵人先生雅不欲也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我一綫息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乳竟謝遣之陽湖老而足不良于行先生復絕內移牀傍親所臥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劇夕十數便先生臥不交睫微聞謦欬則躍然起立爲代鳩杖未幾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焉

周聘字延聘號克齋□□人父銑母錢氏旦夕揖必恭出必告弱冠籍邑博士諸生慨然曰古聖人垂訓豈其華言獵世資將躬行是迪爲人

子服青衿乃不能愉愉翼翼爲兩大人色雖惡用𠥔𠥔佔僤爲温凊定省問安視膳探親志所向殫力而圖怡色而承之終身不替常曰行一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非孝也䄂躬斤斤不遡匪彝應試于池州羣寓一樓盛夏袒裼適有豔婦競趨而下觀延聘獨衣冠危坐樓上曰使知樓有人父卒欲附葬先隴宗人難之延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予不肖有罪哀奠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喪矣延聘曰大事未襄胥壤間一旦慗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絰不去其身哀號不絕于口深墨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閾苫敗塊冠鄉人靡不憫惻儀部阮公白嵩言之邑令李公尚默參藩張公淳亦言之李公乃表其宅捐白金八兩使諸生賫貺肅往爲營葬于時宗人感其孝許葬先隴或謂當詣縣謝延聘曰令自爲治邑計吾何謝族有爲諸生者代謝之李公嘆曰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闋乎延聘曰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安又服二年然後釋

游少司寇居敬以雲南巡撫被逮時公少子于廣年十六自會城以書

逵公欲護公之燕公辭曰兒護母南還且寒凍甚寧堪此苦耶廣以年踰志學父以忠直被逮既鮮臧獲豈忍父獨行毅然冒寒凍侵霧露奔走于崇山峻嶺間晝夜馳驅三百餘里自會城尾公公已發至貴筑界廣且馳且飢旬日始逐公于普安驛公旦將發廣至公淚涔涔下撫廣曰吾身已致于君矣兒豈堪此哉兒一念孝不忍違也父撫其子子依其父馬上風霜百餘日草宿露餐涉二時方抵京備嘗苦楚

秦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母哀毀不勝除服像事之如生及事繼母失愛涇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卒同母心父臥病鄰火及臥所扶舁不及涇但叩頭籲天風反火滅父沒廬墓終喪知府鄭登高勘覆上聞未報而卒

潘士藻曰吾鄉先輩藻潭胡公德故江西參政棄官歸養嘗于九月節日奉母泛觴為歡賦詩有佳辰九月半老母八旬三之句傳者以為樂事今尚寶胡湛臺公用賓初令樂清以父春秋高留妻子侍養獨挾二騃童隨擢南道御史過家省父相對歡甚夜則抱父足而臥凡三日以

父固命乃入私室爲御史乞終養父壽百歲而逝踰于九旬者三而藻潭之子江湛臺之子蘧皆以孝稱里閈私相豔慕之

蕭山何敬者父舜賓以憲副坐註誤論戍留家一日駕樓船渡江與蕭山尹船值尹倉皇伏謁誤以爲當道舜賓愕然出不意因跪謝過而尹內羞其下人性又陰狠竟致其逃伍罪械繫解戍陰令解者間道至餘干斃之一敗寺中敬切齒父仇祈策于姑蘇父之密友參政黃某黃難之曰事何容易夜分遣就寢敬通夕不寐黃輒從戶外呼敬名敬輒響應如是者垂二年目不交睫黃乃嘆曰子可報斯仇矣資之金而陰爲決策尹鄒姓故以給舍謫日夜冀還官去乃僞爲邸報鄒某陞南京某部主事鄒得報卽解印渡江敬因邀之舟中毒毆之灌以不潔令不死而瞎其雙目憲司驗尹旣瞽廢而心頗憐敬爲父發憤敬母又得參政資之京撾登聞鼓訟父寃事下幷鞫竟逮前諸解人抵死鄒與敬俱論戍在繫會赦俱得出敬終以未得手磔仇人之胸爲恨蓬髮垢面身不衣冠比于罪人鄉里稱何孝子云庚戌進士會稽胡崇曾孝子甥也崇

曾之子今進士琳

唐儼湖廣全州人少遊鄉校父麐嘗知郴州歸老于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恆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可以生吾父吾于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鼎臑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而沒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遊學從兄于亳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于是割右臑肉以進蒙而蒙病亦愈儼聞母病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于親矣儼事嫡母甚謹生母宋事之兼隆而儀節衣食視嫡母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沒二十年而宋沒儼朝夕號慕葬宋于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苫負土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縱橫其間儼亦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或相其

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慕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于朝儼辭曰事親以盡吾心耳名于儼何有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之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其門儼終于太學生云

楊恭惠公信民葬母時倩夫舁塚石每夫公代其舁數百步人遍乃止或曰何自苦如此公曰葬吾母而專役他人于心安乎

陸師道字子傳號元洲長洲人嘉靖戊戌進士初授工部主事歷官尚寶少卿母太宜人數病氣宛篤每發先生親侍湯藥臥起未嘗少間夜輒焚香籲天祈以己算益母更刲股糈以進霍然盡解尋復病失明先生三爲舐目復明

何綸字宗道號東山江山人天性至孝一日母失雞豚陽爲尋覓而陰求其似者以進或笑其迂則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殮一遵古禮三年蔬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

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克齋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于家終不造朝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

吳桂芳曰今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南部來董犴廳事有崔鑒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尉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崔鑒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鑒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于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涙泣忽鑒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婦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鑒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他也語畢卽潛入生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掃于廳傍口且詈王鑒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鑒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

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鏜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鏜曰若不吾信殺人之刃尚在牖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鏜馳報聞于上詔下法司議于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鏜幼且情可原議幷釋之乃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鏜所犯母子之情根于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鏜旣爲母冒辟情可矜郵其原之鏜遂釋論曰予觀于崔鏜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蠱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鏜不于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于不道乃能不謀于人奮義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旣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于犴狴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鏜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之所謂從容就義曷以加焉史稱燕趙民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鏜觀之信然

翁大司馬萬達奔梅齋公喪號慟幾絕十二月抵家哀毁骨立親負土築墳上下山崗日數十往返不少懈或止之曰公身佩國家安危何苦

至此耶公泣曰舍是奚所伸其志耶然卒以此憂勞成疾

丘緒字繼先寧波鄞邑庠生里名丘監上舍丘鐄之中子也鐄妻余氏小妻則黃氏也黃既生緒而余乃不相狎已出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緒年尚幼或徵詢以母故輒欷歔不自勝父母憐而撫慰之及年十五上舍君卒每語及朱康叔事輒首銜恤不覺涕泗之霪霪也孝事母余甚篤久之余亦心傷之均愛若己出余病且劇嫡產兄經及弟綸俱客京師緒獨侍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與緒訣曰我即死汝無忘若母矣緒矢志益決當是時距黃去時凡二十年所矣轉徙不一杳不可迹忽一夕夢人告之曰君之母蓋在台州金鼇寺前云次日上郡偕一人憩于途知緒爲丘氏也漫向問曰丘有出母者乎聞其子固賢也而安在乎緒驚異反詰其自則包氏故養馬厮也詰以母向往故厮歸而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然乎今已配戍京衛矣而緒女兄之夫則王某時以進士待次京邸遺書囑王爲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

于王邸門者奴聞其聲爲鄞人也而叩之乃卽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
問之始黃適台州李憲副之子云緒得報卽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
而所後者乃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緒彷徨掩泣于道有見而傷之者曰
此中有東門王四老者齒踰耋矣故嘗作媒氏爲生倘知之乎導往詢
之則知黃居李無依而復適仙居吳義官明旦生欲再詣王四老叩其
悉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居之巨族緒至其里歷矙數十家見一門頗
飭躊躇而入焉則吳秉朗秉勳之第也二人皆庠生感其事而留止焉中
夜遍詢諸族有嫱氏室于內聞所留止者異鄉人也恚而咻焉姪語之
故嫱故舊主母也而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倉頭問之云適于
金鼇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傍矣緒以其言與夢符也而信之且行
且泣期得一面棺爲慰而二生與之偕道犯一牛觸生于溝則傘工馬
長之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告馬長曰吾先儒肩
輿度日憶曾輿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其人乎今存亡未必彼所傳寺
傍棺者謬耳二人忽入門縛輿而出曰願執廝役爲先生導生喜甚卽

別二生乘輿而行至其地馬兄弟卸輿而辭曰當于此求之矣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哀苦而來豈爲金耶固授之輒投金而去生居嶺下旬餘一無所咨訪近行人惟以寧波人物色之有織屨者云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六十婦人蓋寧人也去歲其殆亡乎緒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之家詭如其言遂往王碧川詢之而閭左嫗亦如其言卽緒從奴亦以爲信矣乃緒不自信復遣奴詢于諸陳奴悵悵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于門探之爲寧人也而扣其從來具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爲黄也馳而報緒緒愕不自持亟踉蹌以往抱持悲號曰天乎何生不辰而降割我母子若斯之極也蓋閭里莫不感動焉所謂已亡則其姒氏也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緒還取金遍償之併迎翁築別室奉之捐田養焉死則請母入室率妻子朝夕饋膳怡如也緒初居母余喪瘠毀盡哀處兄弟友愛忳篤先是伯季俱輸粟入仕籍凡用貲若干析產時衆議量算其貲緒固讓曰苟若而可何言乎一體者哉人以是益多稱之嘉靖辛卯歲蜀進士趙民順宰邑因入覲疏緒二

事于朝命賜額孝子表里宅云

夏恩字□□桐城人嘉靖甲辰孝子甫九歲父寒疾瀕危孝子滂泣徬徨不知所出禱天地假屠兒刀潛于暗室刲左股一臠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翼日孝子創臥父詰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大號奈何生父故死兒乎鄰父老趨視嘆異聞于縣令胡公祊義申府太守胡公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禮之詰朝得申孝子文詫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子孝字以忠請于督學使者胡公植植曰孺子能孝性固天授未可以中行概責之命籍邑博士諸生月給廩伍斗錢百文父天年終孝子哀慟幾絕葬孔城之陵園墩搆茅廬一楹于墓側獨居朝夕奠哀聞于野鄰魏國者夜出遙見墓所有火炬百人尺許者千良久滅旦詢孝子無所見季冬虎哮桐梓山孝子孑樓自如墓廬三年身無完衣口無甘味鬚髮皆焦形容槁悴服闋始奉主反室始往子甫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貌人不知其爲父也驚問母曰徑入室者爲誰

陳完字名甫通州人嘉靖丙午以詩魁于鄉痛母寡居誓終養母九十四歲終完哀毀幾不勝絕意仕進族黨力勸之乃授都察院都事但一拜章服而已

姚公弘謨字繼文秀水人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公爲人温厚坦易而內行甚修先是公之大父西疇公司訓襄城爲靜淵公娶于李生公甫四旬而靜淵公以歸試卒無何西園公亦卒家貧多難不能自存祖母曾淑人乃遣李歸其家而自鞠公公在襁褓嶷然也稍長具知其繇常燕居深念曰嗟乎人生而不識父不知母之存亡而不自努力圖一日之養安所稱人子乎誦蓼莪白華篇感激隕涕既讀書中祕以曾淑人喪歸則維舟淮壖徒步入襄城求母母李固在也持公而慟公亦大慟觀者無不洒泣助公母子悲哀母謂公曰汝父無祿姑奪我志恨不卽從死地下不自意生獲見汝固知汝父之必有後也天乎公旣奉母歸孝養備篤所至以安輿從母沒爲結廬冢傍靈墓不置嗟夫賦隧絕裾千載而下猶爲于邑若公者尤當其難卽壽昌之

卓行不能過也

歸可正者嘉定縣學生嘉靖中倭犯嘉定迫門縱火燔民舍民悉竄避而可正有祖母年八十餘已而病蓐羸矣可正強負之竄會天雨濘阻不得前卒遇賊賊惡見婦人必欲殺其祖母而姑斥可正去可正哀懇願以身代賊不可比剸刃可正以身覆祖母併殺之

高承順華亭人性至孝母亡哀毁過禮父嘗疾劇㕔于風順哀禱獲免嘉靖壬子父遇倭迫之以兵順延頸請代倭兩舍之子振聲亦有至性人稱爲兩世孝子

王伯化明州人孝于親嘉靖中島寇犯浙母虞病不能行母顧伯化曰吾度不能行兒第去徒戀我無益秖殄爾父嗣也伯化再三哀泣不肯去寇至將刃其母伯化力抱母頭稽首請代寇憐而舍之母獲以壽終

王在復太倉州人嘉靖三十三年地方倭亂在復時年二十一歲隨父監生王亮齋讀書城外朗澄庵本年五月初九日同奔入城居父因身肥不便行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時在復已脫身二里許展轉尋父聞

父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刃嚇財跽求祈免倭以刃背擊其父卽以身蔽之痛哭哀求倭怒奮力一揮父子截爲四段二首墮地而軀殼猶相扭不釋手

陸處士詮字子器長洲人故吏部主事沂之父也自少警敏有至性父沒甫弱冠而兩小弟在襁褓中煢然也則外以筋力務給朝夕而內俛仰奉母孺人盡其歡一餐一膳必問所欲得以進歲時果蓏不先獻不敢食或時躬滌廁牏不令母孺人知以爲常嘗有羣盜抉關而入處士亟負母出棄其貲不顧曰貲散可復得令母孺人驚悸奈何母孺人卒處士髮種種白矣其執喪哀戚甚悼至于骨立其孝謹如是

蔣夢龍字子徵長洲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浙江參議爲諸生輒冠其偶時父奉政公卒大母龔固在見公毀瘠甚憂之公乃强食以慰大母服闋當赴雲間試學院以大母病逡巡不行曰報劉之日短矣吾寧落諸生籍耳尋以海警罷試奉大母終事無遺憾焉倭夷內訌所在焚掠公倉皇奉大母柩淺瘞之祖塋形家言是且觸忌必喪主當之公不顧

遂病足三年小愈大母及奉政公薨不以病故簡禮里中稱公孝行
梁策河南鄢陵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陝西副使性至孝七歲母病將
不起旦夕焚香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謁城隍廟伏地涕泣幾絕一黃
冠授藥一莖僅寸許曰煎湯服之服即痊已亦不知爲何藥人謂孝感
致然時稱孝童就外傳手孝經不釋嘗曰政本在此居官者當置一卷
于座右何國家設科不用此也慕黃香之爲人習溫被扇枕稍長法曾
子奉親百幾先意承順常若不足計偕時行部使者往往移檄書物色
抗辭逃避及登第居都下心脈脈不肯拜官其父封郎中切戒始授工
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居部署十年三請告省親留妻封宜人侍
養未嘗以隨陞四川成都知府嘆曰我必不能比馭知王陽矣抵家藩
伏封郎中前號泣以請封郎中大怒曰盡力王事非孝乎爾好孝經不
憶始于事親終于事君耶猶伏地不起舉杖欲擊方起而行途抵成都
數月而入計計畢疏請終養時封郎中封宜人年皆七十躬調甘脆未
嘗任侍兒一茶一湯必跪進饋則必請封郎中老益好遊日遊于所知

之家寒暑不廢每至漏下數十刻秉燭坐待閽人報至趨門迎掖入帳寢定而退質明盥洗至寢門問婢侍安否安則喜稍不安即憂惶廢食衣不解帶人言修虔太和山可致親壽徒步往十步一下拜千有餘里不知勞二人壽並八十封宜人沒哀毀如禮既葬廬墓封郎中病痹不能離衽席調飲食跪榻下手舉七箸以進踰廁衣躬親滌濯如此者年餘時季子歿配封宜人無祿皆不問封郎中沒既合葬廬墓側日以筐承土首戴加墓有慈烏數百集廬下筐舉即飛而前導馴擾依人服闋不能去墓所縉紳先生曰如禮制何再拜泣而徹廬陞知府親終當補官有司具徒御不行直指中丞列孝行以聞在郡日有胥為妖所憑聞而怒曰何物妖敢爾檄城隍治之胥夢妖曰梁孝子驅我我去矣翌日無恙

諸少宰大綬出後嫡叔國太舊制凡為人後封不及本生公痛之是夏秩滿乃日夜草奏祈馳封詞甚懇惻肅皇帝嘉其孝特允之于是在廷諸臣凡若此者舉相慶以為此覃恩皆得並及所生如公官壬戌陳淑

人服除赴闕補原官前所稱舊制爲人後者不得兼封本生亦未有兼服本生者公願服陳淑人喪衰絰蔬水三年踰假期且兩閱歲而後出當事者哀公情爲疏于朝凡後于公者皆得服其本生着爲令在廷諸臣凡若此者又舉相慶以爲此殊典自諸太史始

馮恩性至孝奉母吳竭力事養少貧乏甘旨仰天哭于中野忽有雉入懷中以佐午餐既貴日徵水陸之腴以薦良辰令節必張燈設燕擁觴上壽或板輿晝舫周旋山水間依依膝下有老萊之態太孺人愉之泚泚優游至九十五而考終迨太孺人沒前事不復舉矣子行可公在詔獄時行可年十四刺血上疏請代世廟感動改戍尋登進士第隆慶詔旌廬仕至南京兆尹致仕後屢薦不出萬歷時特恩再進階

王問字子裕無錫人戊戌進士歷官僉事初登第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出監稅徐州尋以母憂起念其父樂莘公春秋高疏改南京職方主事便養而樂莘公雅不欲行先生則承命爲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日日一易之如吾日侍也已歷陞車駕司郎中尋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瀕行

過省樂莘公于家樂莘公亦念先生遠愴然有訣色先生大悲而自循其裾嘆曰吾終不能爲溫太眞行至桐江賦詩十二咏以見志遂投劾而歸比歸則旦暮侍樂莘公樂莘公左右顧無不得所欲者撫幼弟諸妹如己出曰無以此遺翁百歲後憂諸所怡事樂莘公皆類此樂莘公卒先生遂不復有仕進志

萬士和字思通宜興人辛丑進士選讀中祕書閣試數最于例得史職以不諧分宜相解館且授給事中公請部得儀制司主事丙午丁其父訓導公艱服除補祠祭以母老乞南遷職方員外郎得迎養李淑人于邸會淑人以疾還所司重念公母子情議假一便節取道歸省公不可曰豈有人親臥床而須假節以行者遂棄官歸竟得侍淑人終

郭山字仁仲嘉定人嘉靖壬子舉人歷官同安令性至孝友其父嚴厲非人情躭嗜滋味山奔走求之若恐弗及一味小不調輒反案折箸朝夕饋食子母竊聽戶外食已相慶歲中無一二日不得誚讓者山既老左右就養出告反面常若嬰兒古稱曾參事父如嚴主烈君眞有之矣

丁父憂去父老醵金三百爲贐謝却之服除不更出曰往年之仕爲吾親耳今復何爲

黄觀英番禺人事母至孝家貧四十不娶人勸之曰以不欲分母食也每晨出粥菜必具溫湯及食時不能先爨則在市肆具精飯雜以魚肉奉母而後自具食或果蔬之屬必擇美者進其母卒以爲常比母卒營殯之始娶妻舉一子云尚書湛若水恆給之粟有司表其廬萬歷初卒布政鄒善葬之北郭樹碑焉

張大韶字鳴德太倉人以進士歷官副使以孝聞其母唐恭人性甚嚴公委曲侍奉間有所不懌卽惴惴長跪俟解乃起其莅事唐恭人之左右也亡減于唐恭人有宦槖必寘唐恭人所卽歿而發之僅飲器十餘緺數十而已

王公鏊故僉事王公問之子也嘗居稽勳今鄉人傳稽勳君侍先生寶界山中先生義不忍令壯子相隨退隱數命稽勳出仕稽勳君重失先生指則月月裝行故爲事失期而間要諸故人綴頰至先生前謝先生

亦重念前桐江投劾事哀而許焉嗚呼使天下父子聞王氏之風其可感也已

周弈字叔大金齒人中嘉靖戊子鄉試嘗爲灌令著聲以母夫人留滇中春秋高上書求解印綬不則鐫職丐便地就養部使者憐其意奏聞改雲南府學教授督學使者聞其行誼開五華書院集諸生之雋者令公典之歲時仍請間歸金齒爲母夫人壽事竣馳還五華如是者九年遂拂衣歸橐裝僅數十金稍市石田力耕以佐母夫人甘旨白首孝養無間伯子紹稷中壬子鄉試人以爲孝之報也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父旬年五十餘始生公既壯每夜焚香表祈父壽一夕夢黃鶴從天飛來近視之卽所焚表也後有硃批字數行末云自此以後閒田單火牛通行無滯蓋乙丑大魁之兆云

王嘉祥字兆興莘縣人早孤稍長遇父諱日雪涕不食事伯父如父登嘉靖壬戌進士授臨晉知縣復除陳留但飯蔬藿羮自給陞工部主事員外郎中以使事過里卒嘉祥天性謹愿所至事辦善事母早暮問衣

禦寒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門無雜賓讌會不卜夜人問之曰吾謹奉慈訓不敢妄交遊貪杯勺傷母之志母卒哀毀瀕死三年不酒肉每哭隣里感動人稱至孝

張瞻字惟慎高郵人嘉靖丙辰進士瞻性至孝少孤嫡母撫之初巡按貴州送嫡母歸里母途中疾卒扶櫬渡淮風大作鄰舟多覆溺瞻抱棺痛哭籲天欲自盡頃刻波恬抵岸人以爲孝感云

曾綸博羅人以舉人授廣西柳州府同知善事繼母每飯必侍母食而後敢食雖貴不改母亦祇豫如已出鄉無間言

嘉興包世熙夜夢同表兄諸澄甫叩拜城隍之神各以父年爲請澄甫父鉉時任衡水學諭世熙父憲副樫芳也神謂澄甫曰汝父得六十三謂熙曰汝父壽止六十耳熙驚懼而覺三月衡水訃至果六十三熙以既驗心切憂之密爲疏詞復禱神前願捐己十齡以續父算抗辭哀懇聲淚俱下至十月熙以暴疾終時樫芳年五十八延至六十三卒樫芳爲熙立傳

李學梅麻城人初爲臬司幕掾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時掾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掾兄弟凡四人掾爲嫡且長餘孽掾父暱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掾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掾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卽愛我奈何以腐齒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對父匪彝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母尋死掾廬墓所者三年往見廬墓者卒爲廬居乃掾煢煢獨棲莽間暑雨一蓋嚴冬一藁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出出必返卽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溪澥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踊號曰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耆儒張姓者意掾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矙之席藁臥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之髻高張益嗟嘆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死亦廬墓側如喪母里人稱其孝

朱嘉賓生員龍泉人隆慶丁卯苗賊刼掠縛其父應乾于柱用火烙索金帛賓挺身手刃一賊解父縛得生各賊刃賓而死御史題請旌之

張大中丞汝濟故汶上人少而轉徙于郢中受司封公月泉養育恩深雖痛念汶上不忍言及迨身漸貴顯得徼恩封月泉公爲主事贈母羅爲宜人益務色養及月泉公沒公再入爲司封乃嘆曰吾生也二天吾幸致孝養育我者而竟不及生我者天乎夫何使我致于此極哉撲地長號不能起乃緣予告東訪開河僅得一叔氏宗會把臂欷歔爲留匝月起己丑遷太常始奏復本姓更今名云屬纊之際猶娓娓以劬勞未報爲言

陳于陛字元忠號玉壘南充人隆慶戊辰會試第二人改庶吉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萬曆庚辰以編修歸省其父太傅公集里中耆舊知任太史瀚王公節公庭十餘輩爲高年會公從太傅身行酒炙必極歡乃罷太傅雅愛嘉陵黛玉山搆樓游焉公集唐詩詠江樓者命童子歌以佐觴凡可娛太傅者無不先意承之

王祖嫡字胤昌信陽衛人隆慶丁未進士歷官左庶子父曰竹里公有文武大略負氣自喜不肯屈下文吏兩臺使者宰才公有事就委用而

迄坐是取忌嫉用他註誤具獄奪世爵悒悒以卒娶袁氏明達有志操
後以公及子廷世賞竹里公進昭勇將軍袁累進封淑人□□□□
以嘉靖辛卯之五月生公于衛署左右彷彿聞異香咸嘆詫之公生而
驚絕不類凡兒三歲病疹愈往省竹里公于獄吏拖從竇入公大詈而
啼聲聞州守異之躬往撫摩俾啓鑰以入且慰竹里公曰有子如此復
何慮公二十八舉于鄉明年竹里公卒公匍匐治喪哀毀逾禮已再試
春官不第于是袁淑人悉哀集竹里公前後訟牘而泣曰嗟乎先將軍
銜不白之冤畢世矣憤將軍在時嘗謂若祖父血肉靡草野以獲有世
爵而絕于予乎我失之若能復之吾死瞑矣今將軍沒垂十年矣日月
不居且奈何公伏地大慟曰微母言某何敢忘某所以遲遲至今意有
待耳遂悉屏去鉛槧事且誓于神曰父冤白而復希進取者有如日遂
走闕下上書言先臣指揮某冤事下大司馬覆訊卒得雪而武選郎顧
謂以荆襄進秩非邊功欲止復故于夫長公涕泣力爭累日不能得則
涕淚抗言某鄉貢士也即不第詎以州縣吏易一兜鍪耶所重祖宗世

爵故以死事之耳言已復泣淚簌簌濕地又走白他曹郎他曹郎力慫恿遂得復竹里公如故爵延世甫四歲得以孫世襲云已復居試期公以前誓了無治裝意袁淑人諭之不得則撫膺大慟曰而不記而母完而父逋餉時四壁已罄則出嫁時襦衣市酒食哭拜族人求助乎而忍令不沾一命耶公伏地泣謝不敢乃再應春官試

趙重華雲南太和縣人父曰廷瑞故爲諸生不第棄去習靑囊家浪游江湖間出里門時重華僅七歲妻及娣妹與蒼頭六七口留里中萬曆乙亥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杳不得父音耗于是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請路郵于郡太守而出當是時族子姻黨及閭里並危言阻之華哭而題之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悽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覲親顏誓不還于是族子以下共爲之太息以去華復謀曰吾少不覩父貌即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蹤也別爲𧺢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輙遍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

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于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十二日也紫霄道士閻攜之過太子岩岩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拾二月十二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遊年以十二月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父之兆矣于是華亦尾其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尋父至此由南陽穎壽東涉淮泗以向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再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鉤簾而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前復被盜攫其貲以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當是時華窘甚且行且乞次横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目覆面殆浮百年者也前謂曰孺子從何來華曰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吾是以萬里裹粮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

顧覩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俄而遇廷瑞廷瑞鬚髮皓然白矣華心疑爲父而猶未敢請也伏地曰吾雲南人廷瑞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于是攜之同道士南向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游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于此君得無即吾父乎廷瑞笑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于是前攜廷瑞而哭幷出所囊路鄭以示廷瑞瑞讀之始驚且問母及姊妹以下華瑞一一話始末父子乃相攜哭而慟所與道人及寺中他客游者亦相向助泣一邑驚動父子留數日遂相攜還雲南

王世名武義縣人萬曆四年丙子父良爲族仇王俊者毆死時名年十六歲方遊學聞訃歸則父已殮數日名慟且恨狀于官祖母與其母泣曰兒毋忍殘父屍乎不得已陽諾其和仇者以田書券付名受之每入輒計租直封價以藏所餽即銖錙無不封識者繪父像且自繪懸劍侍託言古人出必帶劍奉像朝夕泣拜誓必報購一刃自勒報仇刀二字于上母與妻不知也七年服闋遊邑庠名愈雙曰吾何面目立明堂自

是不爲舉業惟手書忠孝格言誦焉生子甫數月每撫之曰吾已有後死無憾母妻訝之至九年辛巳二月二十六日仇俊飲于鄰且醉生乃揮刃碎其首斬之至家白于母舉家駭哭遂出其向所封識者及宿搆自首狀投于邑請死邑令陳君析驗封識者果非一時事且訪之士民皆伏陳曰此孝子也不可令與獄卒伍置別館隨上其事于當道委金華汪令庭訊之名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令曰檢若父屍驗有傷若止應坐子孫擅殺行兇人律名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此死則抵仇何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辭母齒劍柩前金華令憐之遂爲文請于郡其略曰謹按王世名宿抱父寃潛懷壯志強顏與仇同室矢心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資不遺銖錙鑄報仇之刀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骨卽死慮絕父嗣歲序屢更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泉遂剸刃于仇人甘投身于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卽父柩而死觀于孝心激烈一檢必至自盡夫不檢則惟有以世名之身抵所殺之命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

死檢亦死死等耳捐生慷慨既能卒保其身而就死從容似宜曲從其志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裁若果不愛其死以息兩家相報無已之寃且令後之藉口報仇者曰若殺人報仇必如世名之自殺而後可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法亦不廢矣郡可其議名遂得歸金華令謂名曰子行吾當徐來名曰吾志決矣行至武義其母與妻持名號泣名曰以父之遺體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見陳君置之前所置館處令人守之名志終不易取父木主懷之金華令以五月八日至武義邑士民聚而直其事金華令曰吾固不欲王生死令人舁其父柩至名聞之大號曰汪君固不諒我頭遽出地守者持之得不死夜半復求死不得明晨邑諸生輩翼名至望見金華令卽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伏地地爲之赤金華令曰吾欲生世名故檢其父今死檢復何爲遂令舁名去且遺文弔名焉其詞曰嗚呼烈哉兮王生胸中有恨兮干蒼旻一心圖報兮何幽深六年嘗臥兮殊苦辛揮刃白日兮斬仇人含笑入地兮留芳名劍光皎皎兮昭日星英魂耿

耿兮扶天經嗚呼烈哉兮王生名少魁整巾起歌之曰汪君知我遂取所集忠義詩幷別母囑妻詞封之復作一書致守者上陳君以達汪君遂不食而死死猶懷木主不釋時五月十一日也陳君以禮斂且親至其廬爲文祭之又吊以歌邑人議以向所封識建祠祀之陳君曰此名所不享者當別議令人持其書于金華令發而讀之不勝悲咽遂書其事以傳焉萬曆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知縣汪可受著余稍約其辭而存之汪庚辰進士湖廣黃梅人

潘士藻曰冢宰楊公二山有孝德甲戌春公爲吏部左侍郎每朝參畢閉門謝絕拜謁便服侍母盥漱卮盂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爲村裝繞母夫人負之背逓遞行花叢中婆娑香蔭歡娛竟日京師競傳之旋以養母乞歸母年一百四歲人間希有也左司徒温一齋之撫兩浙其尊人宦邸無與爲歡者于是公父子自娛晨昏輒奉手談數局對酌大飲者三仙如也吏民亟詫爲樂事前松江守閻君邦寧年近七十而有九旬之母夜則退就母榻寢臥其下候聲息爲安否未嘗之子舍王梅

谷守聖故鎭江守嘗稱之爲古人篤行之倫無錫吳玉泉聘諸生時家貧假館爲養內無侍兒夜歸持一被臥父母側親廁牏拭效吐尋常七八起一夕起稍勤倦而熟寐所留篝燈花落延爇布帷半成爐驚覺乃免如是者二十餘年玉泉在南雍爲司成趙先生所禮重

韓宗伯世能敬堂公平生大節在孝嘗爲司成每進諸生講說經義而諄諄勉諸生者惟務盡孝道曰不孝不可爲人也痛邢太淑人不待養歲之忌日痛哭不食竟日至年七十猶然公平日持論以忠孝爲本課子務令先讀小學或曰奈妨舉業誦讀何公正色曰不讀小學不知孝弟不名爲人

方賜字思善歙縣人以進士歷官杭州府知府未登第時其母黃宜人卒公躃踴痛哭不欲生念其父大夫公悲強啜粥修容而進之又念大夫公鰥處既離苦卽以一束草臥公牀下伺寢息夜淚滲涇漬束草濕矣大夫公不懌強之還室公固謝不敢至服除猶未已大夫公乃自置媵以絕之而後室處

呂君炯字心文崇德人以舉人爲泰興令其父相嘗爲沔陽判官始呂世世什一累息而沔陽公稍用本富其盛至傾邑邑中倭至倉卒僅以身免倭旣去議城則沔陽公當版築十六而他侮詈至然君能忍詢練事豪有侵沔陽公橐而弗應者君宛曲譬解卒弗應乃割私橐陰與之又有里貴人居間賂亦出自私橐前後積數千金皆以解沔陽公之禍沔陽公之禍解而不知所由也久始稍得之至疾革書以示家老俾伯氏叔氏各以千金償君家老尙怪謂此不足當半償而君竟棄不顧曰舍人子曠曠妄聞我何所損橐

倪封君應蘄字鍾甫上虞人故荆州守涷之父也老于諸生事親孝每侍側必柔色以溫之定省禮非病未嘗廢其父南城公病疽衣不解帶者百餘日親口吮之母徐九十乃終猶涕泣不已

史記勳敦內行篤天倫在南都聞太母管太孺人棄世寓書其父垣樞公曰曩祖考發喪皆季父主之記勳今已服官祖妣喪願爲大人主辦垣樞嗤之曰汝囊幾何而爲此大言耶識者善焉後垣樞公捐館太恭

人哭之慟勸不止公曰大人得無念亡弟諸幼孤乎父遺業請悉與之

蓋垣樞公止二子公爲長次早卒有三遺孤皆幼太恭人聞公言雖不

毀哀然意則稍慰戚里咸頌德焉

侯一元字□□號□□□□人□□□□□歷官吏部驗封司郎中

君爲生員從先公就貢京師人曰子肄于學可以勿從也君曰父母遠

離吾可以勿從乎寧荒吾業毋寧離吾親也爲禮部扶母氏之喪歸關

西步至于良鄉足盡腫人曰毋自苦君曰吾親震撼吾忍自惜乎至于

慶都邑令高勸之騎乃騎君子由是稱君之孝

李文詠嶍山縣生員素性孝友父原任淅水縣知縣文詠獨寢書室萬

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夜徒然火發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牆驚

號悲救突入抱父以俱出而災燎熾火棟榱盡覆橫身翼父而竟不得

免父子俱遭煨燼義男李安目擊其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父剩全

屍子餘半腿

西河恭定王奇溯晉定王曾孫父順簡王薨方五歲稍稍長問父所在

不得旣知痛哭刻旃檀爲順簡像祀之母葉夫人嘗病渴中王稽顙禱天餓有甘泉自地涌出夫人飲泉病良已母卒哀毀骨立宮墀古柏忽生奇花兩頭異香襲人

黃少司寇仕儁天性至孝太淑人春秋高不能行愛遊院落園圃間公親扶或自負不以委人及卒時公年已七十不行喪而公哀毀踰制每念不及事其先君子終身爲恨歲時泣

田太僕濡天性孝友未仕而孤後歷華要每念祿養不逮輒於邑哽咽二親忌辰齋素奠獻年且八十不能拜起命子攝之扶立其傍猶愀然泣下

周太僕復俊天性孝友內行純備太夫人性嚴時有不悅卽長跪請謝色解乃起迎養入蜀每至險道輒步行夾轂扶掖而進旣得平地乃敢登車少時嗜酒嘗有酒過太夫人力誡之自此終身止飲曰吾法陶士行

李尚寶源泉州人事親養而能敬迎于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

食多寡衣服寒煖具適宜節陳安人好怒女御狎侍有不當其所指日數十怒公在側則勸竟侍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侯三年而歸蓋患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軟輿自與莊安人舁之游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蹩躠然行也女侍苦公爭走代公曰非爲乏使欲以用勞爲小孝耳且吾自勝之不爲苦也其父朴茂公與鄉長者爲逸樂會多微時所交公親爲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視肴酒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徧奠在席畢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爲挈裘束帶扶侍登車未反盛衣冠以侯或大醉手煑湯茗進之侯寢然後敢休臧獲迨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杖叱咤不至犬馬服御器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怒又患痺不得有所爲益怒公惻怛寬譬曲爲掩護父母之間無間而蔡氏生子泂公與均財銖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墝埆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沒又十年而朴茂公沒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

坐者渥丹立者垂白七箸盤觴之奉溫以愉色泉中傳誦嗟嘆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爲不及劉公崧中應天鄉試報捷至公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奈二親何

劉廷梅□□人以進士歷官廣東副使壯歲喪父母蕭恭人謂公若婦之委禽于胡者可從俗娶也公謝不敢則曰吾爲而父毀惙惙不能奉二尊人誰與代吾饋者卽吾饋亦誰治胡翁聞而憫之歸女焉是爲胡恭人女而共養王舅姑乃始矣

徐駿字叔大常熟人少偶畜鴿父撻之遂篤志于學後父亡遇鴿飛鳴必思親訓涕泣不已人稱爲泣鴿孝子

吳签字汝礪□□人□□□進士初授武選主事歷官武庫郎中嘗以進士治大臣葬道聞母訃遂委事徑歸當道難之君曰安有舍親之喪而勤人之喪者乎

蔣刑曹孔暘既罷歸事何太宜人承顏順志服勤左右每食躬視和飪嘗旨而後敬進之常自行廚匽與竈養漿婦分役家人勞苦之公曰使

堂上享之而甘吾獨惜此耶寒暑衣裘手振領循袪非潔新溫輭不使近體衾枕舒拂夕以爲常侍疾省藥物尤謹或終夕不寐

李太守信圭事母尤篤常迎至淸河縣就養忽得風疾君每出臨政戒妻子謹護視歸則躬侍左右進湯藥夜臥榻前承候起居踰年不少懈

母性嚴多躁怒則益恭衣冠跪以聽至竟日達旦怒解乃已

徐太守顯少時善飲酒其父承德君誡之絕口不飲及鹿鳴舉觶酒以未奉父命爲辭

李同府錦字在中臨財毋苟得而以孝聞有難之曰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隣人有種者非竊不獲將竊之乎錦曰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周公某嘆曰在中可謂立賢身顯揚者矣

林挺春字少和□□□□鄉舉歷官霑益知州事親孝藩臬皆旌其門挺春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舉而律我當伏不孝之刑奈何以爲嚮矣隨屏去之

鄭令尹錡性至孝事其母丘夫人以孝聞凡得珍味夫人未食則不食

公弗獲一稱壽乃自爲像跽而拜若捧觴之狀者亟歔以樂夫人之心何封君世錦與業人遇親忌素冠服大泣家祠所至明日始設奠率子弟餕胙而已誕辰亦如之諸子欲置觴豆者公嗚咽止之曰但止有而父也不知我父母也我何忍樂壽

張基字德載吳縣人庚子舉應天薦而例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略盡當會試有顯者與先生善欲爲道地先生荅曰立身一敗尙欲何爲哉竟弗應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恍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爲己之學病亦自愈屬當試有善相人者謂而骨法當上第而色有阻者何也先生念父沒大母且耄遂逡巡其行亡何大母死已而其父亦死先生乃嘆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屏去冠服爲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浣蔬茹嘗而薦之湯粥瀡瀡非親調不進也

王子奇金山衞指揮事母至孝母嘗有痰疾痰一吐子奇吞之痰即愈母卒三年之內苫塊從事冬不絮夏不扇凡遇忌日祭必流涕歷官都

指揮總戎福建所產荔枝等美物悉皆不食曰吾親未嘗食此吾不忍
食也
李富字尚祖將樂人三歲失父甫六歲問母曰阿父安在母曰汝父早
喪即有嚬蹙容稍長事母不離側飲食必親因母多病不願仕進六十
喪母廬墓號哭釋服謂其子曰吾早喪父不及爲服父者爲母在遂設
位而哭三載一如喪母之儀縣尹王鈴學訓何大章請于督學朱公衡
旌爲孝子
包實夫進賢人力學明經事親至孝嘗館授于邑太常里暮歸忽遇虎
于途銜其衣曳至林莽中實夫曰爾欲食吾肉吾何憾但念父母垂老
缺終身之養虎知我乎虎乃起復曳其衣至故處而去人以爲孝誠所
感
徐恩江都人家世貧業農然內行純備兄弟數人以食指繁析爨恩獨
終養膝父患瘍侍藥餌甚謹日夜吮其患處父死母病瘵不飲食者月
餘時暑月恩伏床下身爲蚊虽所嘬無完膚每晨焚香籲天偶一老兵

丐其門畧著絮縉肘後懸竹筒問之知貯藥乃懇爲母乞老兵解一粒
予之大僅如粟母服尋愈人疑老兵仙者也母竟以高壽終
徐瓚嘉興人以功曹任廣東海陽巡檢職辦會當開鑛聞父喪買人饋
之百金冀緩須臾行可亟發獲倍利瓚卻之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
利吾豈以百金喪名節哉遂奔喪歸濱海人高其義爲立卻金碑孫學
周學曾曾孫必達皆貴顯
高明江西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二母病甚明焚香籲天請以身代
又割股肉投粥中母食之頓愈登進士爲御史有聲歷僉都御史持正
敢爲以二親年老懇乞終養歸聞盜起特詔起官巡撫福建盜既平明
復上章乞骸骨納符勅徑歸
柯學士潛聞父喪上命諭祭并營葬蓋異數也公感激銜哀就道抵家
不入中門寢苫枕塊不脫絰帶擇葬于所居東南一里許以不忍離喪
次圖繪形二付其弟學正以董成之
揮使王某者閩人也少孤賴母撫育得世廕官母卒浮屠氏曰滌屍穢

水勿汚地則死者釋愆資福王亟命勿覆貯留他器日以盃飲之越百日乃竭八閩咸稱爲孝順王云

羅輿舉鄉貢江寧人會試禮部當終場將入聞嫡母魏有不豫即不入同試者強之乃裂卷哭泣而歸

何繼宗字以孝護衛人母老患病繼宗日夜躬湯藥衣不解帶焚香籲天求以身代母沒廬墓三年負土築墳手指皸流血自寫孝經千本

黃良豐海陽治家子性至孝每入見父母不怡色輒奉箠跪請執父喪三年飲水素食既葬結廬墓左夜就廬日歸治養母縉紳家或遺之食歸以遺母後居母喪倭適至抱棺哭曰母無恐良豐夙夜在此倭感動不爲害遠葬復廬墓如其父時郡縣咸以聞督學羅使者旌其門曰孝子

白承宗字厚之通州人八歲喪母哀號不食事繼母如所生父忽病瞽醫禱盡力垂三十年不懈嘗以舌餂其目父八十時承宗置酒高會上壽以娛親親目忽開如故人皆異之有司上其事部使者旌奬之親沒

廬墓三年

金子安上海人事母孝母疾甚禱神願以身代母忽甦曰神語加壽三十四矣後母沒歲數如之人以爲孝感

姚木長洲人父文觀家貧每與村民交互傭作得米日以供父父落魄不事家人生業惟喜飲酒作詩木嘗見父緩步庭除作吟哦聲便私謂其妻曰汝舅因無酒故詩不就汝可亟溫酒以進父好飲當至夜分木必周旋候侍未嘗入室隆冬甚寒思無以供父膳遂躬捕湖濱果得魚焉父有怒貺必跪問怒未釋不敢遽起有時呼妻同跪必得父之歡顏而後已

趙漢蘭谿人喪母事父留心孝養或暗以錢授父友而貰酒盡歡盛夏父病思蟹籲拜瀫灘蟹浮溪陽持歸以奉父父心得寬疾因以愈焉

邵統蘭谿人開紙馬舖每日所得微利常用紙包分餘送父隨便辦飲食先意承志父心慰悅

孝乞兒者亡其姓名常丐吳市中一夕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聆其

下有歌唱聲下覰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肉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喜曰儂妻人聊爲阿母歡耳貴人咨嗟良久明日轉相語稱異焉爾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日口其事云

韓顒朝邑人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家有瓶金母白夫人嘗取之以與諸女君曬其將罄也又益之

徐禕字伯誠蘭谿人篤于行誼市人率錢奉佛以謂禕輒應之曰吾自奉活佛曰何在曰堂前父母卽活佛也伯仲四人同居父母偕老輪膳以養數日必共侍食歡如也年向艾每晨問老母興寢訖乃梳洗暇或會鄉族登遊山水間返則面老母娛笑道其遊景

郭擦萬載人左手及兩足痿止右手擦地行人因名郭擦母老亦風廢乞于市以養母者十八年如一日洪武初遇道人手藥五丸授擦隨服而愈旣以藥遺母亦愈鄰富人有病者求其藥愈遂廩擦母子終其身

長安有孝子者椎魯人也亡其姓名事母有至性其田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遺屋數椽從父獨贏于貲一日飲諸親友呼孝子侍飲時多豪貴人饌具鮮腆孝子私念曰何緣得致我母前乎時時左右盼每伺賓他顧輒急摘諸甘脆品裹紙納袖中未嘗敢一御卽御若未嘗敢咽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復縮縮逡巡席間私念曰何緣得客罷卽致我母前乎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巵以飲貴客客不勝酒以巵置樓簷間覆以瓦先問歸俄侍者報亡其巵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袖而撿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抝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卽謬曰由我客欲詰而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他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詰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不爾懼傷母心從父雖貨恚聽其語亟道母氏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巵乃折簡主人語其故且曰昨倉徨歸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巵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誣

負不踐名孝子欲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若不能勉奉母懽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羸餘顧面豚犬兒能及萬一否乃召前以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寧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

普安洪遇者本州焚民事祖母孀母極孝雖貧寒奔走衣食而供養必求飽暖蕎粟精者養母粗者自給一菜蔬亦必先進

王表□州人字孔儀舉于鄉以母老孀居不樂仕進朝夕躬侍必竭甘旨三赴禮部皆中途返其詩云未忍慈幃終日別故將小艇幾番回母年九十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有司以聞詔旌其宅

趙彥忠長寧人父遘疾篤不可勞父糞遂以兩手承之父曰汝手乎彥忠曰庚黔妻不嘗糞耶父疾竟痊明年母病革彥忠割股食之病乃愈後父母俱八十有餘而終

譚紀字廷憲□州人孝友性成父□聰有足疾左右扶持四十年不少

聞父沒泣血三年不御酒肉建思親堂望親臺時悲哀至老不替

段達前衛人父病痺攣起居飲食達親視之夜寢榻下聞聲欬轉側即起扶持日則負出外庭招鄉長相與談笑且具飲食爲歡如此者二十餘年及父卒哀毁踰禮人呼爲段孝子

陳鈍前衛人生員天性純篤事親孝嫡母足疾艱難于行鈍旦夕負以起居勞瘁備至母卒哀毁將葬天雨連旬鈍仰天號泣天爲開霽葬畢復雨人以爲孝感

黃乾清福寧州人恂恂孝友其父子厚嘗司訓青田嚴直不阿乾清會試下第製絹衣父知之詰責出衣負荆畢伏庭下請罪

周則義揭陽人早喪父以力耕事親母至孝旦夕衣冠侍無少惰容遇江鮮野蔌必力致之務貽母溫飽其身或不任飢寒妻怒謂曰妻乏不免自苦何爲竟逐之母卒無葬地林文捐田一區與之曰以優孝子既葬廬三年

吳禮字中節寶應人奉母祁氏以孝稱四十貢入國子念母老不能去

左右乞罷歸授州判官許以終養人以唐何蕃擬之母卒不復仕結廬
蓼花莊與朋舊吟嘯竟日
高厚宜山人生而穎異喜讀書方弱冠能詩文肄舉子業日夜不休事
父母極孝處兄弟友愛忽有日者老熊星相多奇中厚向决進取熊云
爾命甚佳但有妨礙若成名必尅父母厚惻然曰讀書爲顯親也命果
若是焉用書爲遂棄前業經商以供菽水家竟饒裕父母大悅或父母
偶疾日侍湯藥頃刻不離父年八十五母年八十四齊眉雙壽疾而終
人以爲孝誠所感親終事兄雲鵬不啻父母教子訓孫循循不倦
申孝字子純吳江人父曰誠嘗病疽醫禱殫矣計惟有吮其毒盡或可
生孝欽泣而吮其毒毒出于父背而入于孝腹遂昏死家人哭相悔死
者未必生生者死矣孝夢若帝語之曰以汝故賜而父生飲之青冰覺
然蘇嘔穢血敗肉數升遂與父俱起矣父撫之曰而不負兒名吾不負
名兒也父旣起又二十二年而病嘔血孝不釋衣侍者周歲其醫禱有
加每承血于盆卽茹之不忍棄也然父卒不起

孫著父嘗病中滿醫云必須百蝦蟇可愈時冬月著覓之野中遂得百蝦蟇里人大異之著曰傷百命以生吾父吾不忍也乃盡放之自以股肉納豚肚中父食之尋愈知縣李瓚白于當道旌其門

蘇州織染局匠李順之姪曰李茂者四歲而失怙恃伯順撫之成人茂篤孝敬伯順病將死醫巫不能救茂乃于密室操刃破心坎下二寸許以三指探心而出割心肉指大一塊復納絮于心坎內用香灰封其口乃以心肉和猪肉烹進于伯順伯順食之而甘疾遂愈茂亦無恙但面黃瘦而已茂亦未嘗學問乃能爲人所不能爲之事夫人苟傷內膜者立死況剜心傷損者乎然竟不死者得非由鬼神爲之護持乎雖然不可以爲訓但可敎薄俗耳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嘗刲股以療母疾官欲上其事瓊曰民爲此以母疾迫切故非以行禮也何上之有君侯或以風敎爲務章表母節則大順耳守令從之得旌其門

曾養晦名泳緝雲人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尙

少卽入暗室持刀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之止則已得肉矣糜以進母母病果瘳其爲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人交稱愛信之會詔書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我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毀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刲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眞孝子也其可罷耶遂命爲大同府同知

薛孝子宰字明臣長洲人性至孝妻尤氏亦如宰宰年十六喪母陳不克襄事號泣不已妻尤脫簪珥買地尋鉏地得瘞金宰不取衆攘之盡已復得一錠金于河濱卒用以葬母宰二十二時嘗刲臆甚深投劑瘳父父病痢久且死頓愈已而宰病妻尤籲天以身代宰病亦頓愈

吳孝先嶒峨人幼有至性年十歲隨父出遊至桂峯村忽遇一虎白額黑文咆哮而來觸父仆地跨而壓之父以二手仰扼虎咽急呼拔刀孝先直前拔父佩刀力斫虎腰虎死與父歸鄉閭驚異有上事於有司錫之酒穀欲上聞未果人或憾焉孝先曰親遇患難子分當救聞不聞奚計

臨汾學生孔江喪其父彥威處士後又喪母羅氏乃合塟之郡城東北九州堡即與其弟學生涇廬于墓側寢苫枕塊衣不解帶蔬食水飲縣處士及羅像於墓朝夕哭奠沐浴櫛總皆廢日負土築墻直夜同遇盜刦村見江涇垢面鬆髮衣履襤褸且負土行以為不利也欲手刃詢為親故復數其苦釋不忍居越月再至又遇焉曰爾等猶在此耶取其壁間祀像以付火江涇跪哭曰家再無留像若焚此江等終身不得父母矣願身代焚于是悲慟羣盜還挂其像羅拜而去嘆曰人能誠孝雖暴客可化矣

姚周甫字惟德安福人為兒四歲父戒無入廚即嫂氏抱之入廚輒啼不敢違父訓及為邑諸生學於東廓先生一日臥窗中夢兩小兒長寸許自書篋中出已而漸近語周甫曰汝家菑至矣然爾有令德勿憂無後既覺心痛如刺而報母病者至馳歸晝夜侍左右捧盂受唾既又如昔人嘗糞者計得察知病淺深病革一步一拜至扶風之山刺指血書詞以禱而病得甦明年病復作仍血詞禱扶風母竟不起苫塊居廬刻

蠟爲像問之人曰似吾母否皆曰似也則描畫于册書母氏平日語于
其左已又畫病中像書病時語已又畫病革時像書病革時語無問親
疎見孝子哀慕如是無不爲酸鼻流涕未幾兄病不起又未幾父病亦
不起孝子侍兄病如其父病居父喪如居母喪刻木祀廬中不入內者
五年當除夕或強之入端坐達宵益哀痛不止人以故順其心所欲亦
無強之者比卒郡縣上其行學臺俎豆賢祠中
蘇琥字瑞甫泰興人早孤家貧行傭養母所得飯輒裹其半遺母母亡
如丁蘭故事貌木而事之出必告食必薦琥病革囑其妻子曰事吾母
如吾在時至今朝夕上食
嚴正如阜人父官十五年廉無所遺又性好客客至輒留飯正時時貿
衣物治具極懽而罷父病侍左右衣不解帶屢月及沒哀毀幾殆出必
告遺像而行至期風雨不敢失母弟客死閩關百狀竟持其喪以歸撫
諸遺孤猶己子
吳棨讓字子隱歙縣人父行賈襄陽納鍾氏姬有一女不歸已而卒讓

生八年矣奉其母程有田不能五畝而大父母老日責供官歲賦族之戍者間一責衣裝母悉力以從事不給則讓從樵靑拾山毛以供爨然時時問父死何所而哭哭而得死襄陽狀則又哭至年十四奮身請于母曰兒欲獨身往以父喪歸母少之曰兒孱任往乎讓復哭曰不往兒請就溝瀆母憐而許之乃鬻田壹畝以爲行計抵鄱湖所附舟覆緣一木免至襄陽謁鍾姬得父棺撫而痛哭者三晝夜不絕聲謀以棺歸則力竭矣獻斛黍舍主人與之棄地而槀葬焉時從鍾所得父故時券會券客歛而折之約以爲父塚守感許諾其有償者俾資鍾旦夕讓乃獨身復歸始自戍賈小饒則請于母程復之襄陽遂得還其父棺歸葬併欲還鍾姬而鍾女已嫁孔氏矣不欲離女家讓乃大出槖金奉鍾而治新塋以葬父于是悉葬高曾父母及宗戚之無主者凡十四喪

曹昌字德隆其先壽州人祖承宗德慶千戶父斌好遊往來汴洛許汝間久而不歸父去時昌甫三歲及長問其母曰吾父安在母告之故昌大以爲憾既娶婦生子以家事付其弟遂辭母去誓不見父不還乃趨

河南之遂平得館人告之曰而父有妻子攜以歸久矣昌旁求不得困于途每夕稽顙北辰願減算以見父行至裕州遇父友倫濟始知父已死矣訪獲殯所朝夕號泣水漿不入口裕人憐之聞于周王賜孝子詩命長吏潮陽鄭義傳其事已負骸骨歸葬哀毀踰節人稱爲曹孝子

顧琇字季粟吳人父濟民戍鳳翔母韓隨行留琇在家守丘壟及聞母訃琇即奔赴函母骨以歸自陝抵吳骨函未嘗著地父老免歸鄉里旦必躬滌溺器以驗父疾否其父固不知也後父卒日夜泣水飲不一咽越五日竟死

孫庸籍隸太僕父景和因虧種馬遠市償之卒于宣化後三月生庸既壯語及輒流涕痛哭恨不知父死所一日閱故籍得父死葬于敗篋遂往宣化尋父遺骸遍歷山谷有二嫗指示葬所因而掘之遂得枯骨刺血以驗乃負歸葬廬墓三年哀毀骨立時人稱孝

劉平生永州人事嫡母至孝其家被賊縱火行刼平生自外歸求母不得哀甚自投入火以救得免後于燼中得母骨誓必復仇赴京具奏詞

極懇切得請發兵剿之

嚴鐵嘉定人其父棠邑令詔察諸占田不實者秉公不狥爲怨家所中以非法死鐵自刻其胸作必報父仇字累歲訟寃于官怨家不支乃自經鐵刻木爲父像事之如生

徐藻字子潔司訓縉子本庠生痛父縉罹倭毒具奏召集鄉兵滅賊以雪父寃得旨名曰忠孝軍乍浦沈莊俱有戰功軍門優奬

吳郡千戶黃昱字景暉嘗爲人中傷客死京師妻張氏生二子曜明暐昱卒時暐年七歲後爲刑部郎中居京師至昱忌日則具牲醴奠祭招魂大慟昱罪將解會謝氏作仇遂不解死暨曜明暐二人長且皆深沉多略謝氏適有陰罪畀二人舉露仇報乃抱數百金奉餽二人乞免曜明卒受之乃剖分授暐母張氏以衣裹金至暐室中云云暐乃長跪而哭曰嗟乎此金其可受哉母不能強返于曜明曜明曰吾知復仇者必在暐矣暐又痛哭曰嗚呼仇之不能復者天耶耿耿激激思所以復者心也暐即不能復而復仇之心未嘗死也設受其金即此心死矣其如

先人何聞者悲而壯之

鄭之垣黃岡人丁丑歲父孟陽尋親遊都下母王懼夫宕而不返也命之從且囑勸亟歸至都父不如意爲書史以給垣竊計曰我生十六矣可使父日劬勞乎執鞭之士其可必求哉竭力甘役下人庶朝暮易爲活耳卽入劖修足覓錢佐父需至三屯五月五日謁景忠山靈祝親壽歲終以所覓錢歸父于羈旅每持齋誦經無非爲親者日隨父都下閒輒涕垂勸歸父不甘數千里來尙落拓入閭里而日苦父不歸念母之倚閭久矣壬午暮春朔之次日咬左中指瀝血具詞爲禱且願持齋誦經三年放生施錢各至千止朔望叩拜諸神五月望病且休夢神詰責狀自是益致虔三四載如一父棄書史圖他役不遂憤悖成篤疾囊以求醫資罄亦習剃髮糊口而途益窮于歸矣垣傷之朝夕籲天有老人臥道左狂呼環視者多戲之尋散去見垣獨立最久詰孺子其爲何對曰吾見老人長者臥病而不忍也老人喜而遽起因覓其酒肉乃罄所有爲治具其旅宿聽談玄卜休咎屢以父母問不答每明發而益不寐

焉於老人所授者敬拜而祠之乙酉仲春五日五鼓在都下稽首于昊穹曰垣窮旅無措爲親哀禱者屢矣恐不足爲今特割左股以識若而不可改請不肖以身當之含肌而刃若劈紙然父詰其狀爲愴然動心適母脅病疽醫者不治矣夢神人投之藥及告而子祈禱狀痞疽破且差告諸妯娌奇之別母幾十載矣一日同父觀傳奇者作孝童狀感念母益深父思大母亦有動色復舉母所囑纚纚凡百言而痛苦以告父竟執前言不許乃婉辭求歸起居大母亡何復來膝下勉許而辭若訣也陽月起行負黃米薯蕷及榛栗往歲暮抵家大母徂矣母散其所負示家人且語以所夢卽當空合手拜謝因告母以割肱故而家人感稱孝云居甫月復北負兔米凍米數升土魚數尾爲別父時所須也途乏資斧以藝展轉求食夏初乃抵三屯父于孟陽病卒鄰邸埋于叢塚聞之哭幾仆熱所負而奠痛藁葬之不可返土人示從火化則蹴然曰吾甘夷虜吾父乎哀呼明神曰不肖別父以思母也不意父年未中奈家數千里控告無門矣願自鬻買棺歸葬畢來役以償此生者再取左肱瘞

血立券敢誓於神明庶幾人信之遂當空而剮作券於塚側荒穢纍纍不可數平時人所經過者晚以灰畫圈趺坐其中念佛爲父讖多怪狀不述明發引魂歸祀逆旅枵腹背血券悲號於街衢體無完衣面容深墨有與之飯則曰使吾饑而死亡父不終于此乎敢不拜惠而食諸有薄助以金則不授曰不足以襄吾事而吾不勝其爲報耳於是人咸嘖嘖苦哉乎孝子云守備邢謙南陽人也聞而召之哀鳴執血券以自鬻謙曰嗟乎吾豈以貨取而宦遊者哉囊固空倘求奴安忍以孝子爲乎姑俟之爲爾圖由是浙人金印助棺陶雲鵬爲殯具閩人余□爲備喪服資杖屨仍有助者則辭之乃泣拜於陶君曰不肖亡父有餘痛幸賴諸君子就木俾不肖身亦獲成禮邢公厚贈道里費旅櫬可長返矣且不忍奴我我忍亡而奴耶第於諸君子匪報中心何日忘之乎

夏暘字國輝通州人世爲石工爲人目不知書而至行肫篤以孝著聞母屬疾久暘侍湯藥常在左右未嘗一入妻室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常思食荔枝暘家城外又夜大雪無所得乃倉皇越城叩市肆肆主憚寒

不時起暘泣于外肆主感悟亟起取付之冬月侍父同寢必夾父溺器
于懷溫之父欲溲卽以進父卒哀毀逾禮既葬奉其主如生朝夕出入
事無大小必啓而後行

姚南字伯華桐廬人生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
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值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去匿閬原
山中各挾資費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
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齎所挾物馳救其
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翁媼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
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號呼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
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南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
其父母以肩擔之由間道奔桐江下時江無舟渡躊躇間俄漁人掉小
舟遠遠向崖來若有使之者南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
二骸至姚家山祖塋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歺土日飢寒無力又
慮他盜之窺覬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瘞于穴仍

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甫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輒號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能聲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筯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爹娘如在膝下時雖路人聞之無不感動甫計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鋃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值

陳賓字原大常熟人□□進士嘉靖元年以檢討丁母嚴淑人憂日馳一羸蒼頭從而南哭涕交注于頤種圻矣工方戒爲譚淑人像未成也公尸息有閒蹶然啼曰余庶幾得之墨之準已睛已覇跪而加丹粉焉啼未絕而譚淑人之像儼然公非素所受術也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于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其值不能辦一歲之差使地去差存吾與汝俱不免爲餓殍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

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煢煢以居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我逃差今已二十年往矣淚下如雨原酸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去尋吾父以歸母曰妻與父悲喜離會其情均一迫切但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尋詎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境轉而東行周旋齊魯之郊者數年經于田橫島時日已西沉颶風甚急止宿于岔路口土神祠夜夢古刹寺曰近午見廊僧煮飯就乞食與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甘乎曰甘曰如來眞個來好去還須去忽驚覺祠門軋然有聲一丈夫攜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丈人曰鶴鳴于天其子隨其影以和之今形影不相屬而卒以相合不敢許爾原語以夜夢曰吉夢也人非匏瓜焉能繫一隅夢曰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于寺中求之原如其言趣淸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寺又曰愍報原雪夜造夢覺寺寢于門下天將曙一苾芻

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至此原嘖嘖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食之粥珣方與禪僧共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問桑梓曷不敍寒溫珣曰汝父爲誰曰某珣呼原乳名不覺欷歔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珣絕無歸意曰棄妻子二十餘年有何顏見汝母乎不免爲輝山下孤魂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哀而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名僧也口占七言以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今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惻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膽衆生今有此援紙筆併述其始末以付原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團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有司嘉其行以壽官榮之遠近鄉閭極口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

程振字玉夫歙縣人父文旻卒初厝車田距家五里許孝子以父孤寂暮必往寢其側諸子患之請移柩祖墓傍始歸以地下有恃也九載于

茲語及考平生未嘗不墮淚

楊黼太和人父母在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爲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扣門其母聞聲而喜即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下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硯滴既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爲孝感所致

范鞏字廷爾會稽人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甘毳每御一時品則愀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筯不食母既沒執喪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先生泣曰死生命耳何可一日亡吾母母嗜芋終身不忍食芋

張棨字士儀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義即了了常聞鷄聲忽呼其母曰

小學云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今鷄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應曰我願爲此豈徒曉而已聞者知其非凡兒事母至孝每夜必聚兄弟子姪侍坐母側病則親供湯藥汚必躬滌不遣諸婢每事務得歡心母嘗語人曰某兒在家即病可勿藥愈也

韓公鳴鳳字伯儀博羅人萬曆癸酉鄉試第□□□名歷官沅州守先是公之大父東墅公亦以鄉舉歷官桐廬孝皇帝元年夢拈一春帖曰五百昌期喜遇飛龍當盛世三千禮樂願爲鳴鳳向朝陽肅皇帝乙卯公之父懷安公爲諸子命名復夢桐廬公再舉前語懷安公曰先大夫命之矣因爲數名覆于甌令諸子禱而拈之公得鳴鳳二字遂以名公公孝友出于天性事父母問安視膳一如禮奉母黃孺人之懷安未至卒撫州旅次資斧垂罄公哀哭酸動傍人撫州有顧翁者感之爲之市美材歸襲殮附身無復遺憾公扶櫬歸護之矴岡之麓披榛斬棘躬負畚爲廬居焉泣血三年不入內室以家累或一歸然夜分必至柩側雖風雨不避又數年懷安卒于官櫬歸至矴岡廬守如黃孺人時公之子

病亟竟不歸視苫次有翡翠巢簷阿間每夜起輒見一巨鳥集門外邑人異之目爲孝感與何光祿事相類從遊士於故居廬地築一室曰永思亭公曰杖履其中每值懷安公黃孺人諱日持服啜粥數十年哀不殺黃孺人棄杯棬卽公甫孤日也故垂老未嘗解顏受子姪觴大父桐廬公未有特祀公率宗人卽遺址爲祠鳩工庀材皆公爲政里人謂公旣爲孝子又爲孝孫也懷安公之病革也惟公之季弟鳴鸞侍湯藥罔效遂刲股和藥以進人稱爲韓刲股公之一堂皆止于孝如此

張詩字子言生有異骨七八歲時有告其父母者此兒非爾家所能畜因歸之張氏張氏者故衡州郡丞子言父衡州二十年而衡州沒又十年不知其爲李氏出也有告之者殊不信已而知其實然搥胸頓足若不欲生尋訪李氏得其二兄弟遂因二兄弟哭諸其父母之墓痛臥荆榛不能興既歸決意復姓謀于厚友友乃勸之曰衡州如在而或有後李氏垂絕吾不敢遏汝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有孫矣張氏無尺寸之孤汝又年近四十必欲割張以益李則衡州所以業汝訓汝者謂

何于是子言收淚含悽遲疑三年而後决故今仍爲張氏云

張尺字守度涿州人少孤無田廬族人使爲行童先生曰我儒家子毀水坐甕足矣何事外道乎樵蘇取給抄錄求直浙布政使秦公敬者聞之招爲掾弗肯遺之金弗受問所欲曰願讀書耳延與其子同學後卒辭歸秦亦不能留也生念其父垂沒時求一綿襖弗得終身感痛不衣絹帛臨老結數椽以居鬻之以鐫父墓碑

毛聚字德玄掖縣人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爲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耶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崐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跣足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

王詔字九成泰和人自幼能孝年十三隨父出遇盜盜執其父將殺之詔冒刃抱父號曰寧殺我賊義之舍其父去又有讎家欲殺其父者不獲獲詔于野或曰是嘗脫父于盜者奈何因仇其父而仇其孝子乎遂又釋詔

吉安嚴姓者以罪戍遼陽去後產遺腹子失其名字年十六矣居常涕泣毀瘠母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遼陽不在天上兒願獨往尋覓母從之爲具裝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嶺間察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急發其袴間得利刃僕懼奪刃因乘便勢刺僕中腹死自是擔囊獨行抵遼陽遍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皆憐之有丐者過門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蒿蔽體卽役于官饑常不給則行丐于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已因詢其家世名字皆合實父也輒長跪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洗沐着縞觴豆遞進親奉匕箸窺者盈戶皆爲感數日着敝衣身代力作衆悅其孝爭爲代傭居月餘散金諸徒營子母錢爲久計衆皆德之而已負父從間道遁去久之始覺或欲追者曰還則明歲倍償金矣何追爲歸家雙白偕老至大耋

王應元武陞人家貧居鄉力農以養父父每出飲元候于途扶之以歸一日父醉旣臥元往于田家遇火災急奔回烈焰甚熾身濡泥水出而復入救之者三號哭火中抱父死

唐孝子名治始爲江西之清江人僑居華亭之圖江孝子起家功曹掾而實儒行孝謹守禮言動退讓人稱讓秀才父尚儒亦以德稱九十卒孝子苫塊未除而鄰家火起旱久火勢昌熾孝子盡出資裝募人出其父柩而人心駭亂無應者或挽孝子出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後所居蕩然獨存孝子竟以薰炙伏棺死棺上皆成血掌痕事聞有司旌門曰孝子婦桂氏鞠四孤之屏等而食貧辟纑不忘訓迪

許恩黃州蘄水人夜半鄰家失火比延恩宅恩覺出遍尋母不獲復突入遂與母俱焚火止人視之尚存煨燼隱隱見曲肱抱母身云

康與稜龍川人執母喪哀毀朝夕不離殯側母性畏雷每有雷與稜輒號泣曰與稜在此

張起海陵人其父遭兵革與母失散晝夜悲泣起行求四方二十年得之濟陰成廷珪贈之以詩事與朱壽昌同

崔永字彥齡海鹽人七歲喪父其母韓更適里人桑慎從戍海南永思母不置遂徒步走海南行次瓊州尋母獲見會慎沒永求歸母所司以

戍屬不可永哀請于朝許之歸舟遭風母失水永入水負母得不死永竟以感寒死江西布政司茹大素差祭之海南人至今稱孝子云

劉載達字善甫吉永新人嘗自稱爲修正道人文安公之後也父崇文痰咳三年醫藥罔效載達爲之禱天願減己年以增父壽因得一夢云人肉可療遂私刲左股肉雜諸藥以進室中無及知者父啜之覺其異盡一盂卽霍然而起萬曆三十四年詔求孝子有司以生員劉載達行孝應詔奉旨旌以冠帶劉元卿曰或舉以問余刲股孝乎余曰余人子也忍謂刲股非孝乎均爲人子均受罔極之恩而彼獨苦行如是反之自心其未盡分多矣乃談笑而道是非于斯人之旁自非有胸無心吾知其不忍也曰然則我高皇帝之禁非歟曰爲人臣子何所不用其情爲人君父亦何所不用其情禁之者爲君止仁爲父止慈也刲之者爲子止孝也各自致而已問者退余書其語以咨劉君君子以爲知言